



无处安放 / 李岷 (Maria Lixian Gee-Schweiger) 著

责任编辑: 李凡予

封面设计: Owen L. Gee

版面设计: 莫令辉

The Restless Hearts © 2023 by Maria Lixian Gee-Schweiger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年6月DWPC第一版

开本: 244mm x 170mm

字数: 285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3937578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2023937578

ISBN-13: 978-1-68372-539-8



作者简介

李岷（Maria Lixian Gee-Schweiger）美籍华人、文学博士、美国中文作家协会创会主席和现任主席。移民美国前，曾在中国黑龙江省电视台任电视剧责任编辑、编剧十一年，先后编辑、撰写了几十部集电视剧、电影、电视专题片及文学作品。1987年加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黑龙江省分会。

1992年移民美国后，先后或同时执教于美国多所大学二十年，担任过全美华人文教基金会理事长和暨南大学客座教授。在此期间撰写出版了长篇小说《微时代 VS 青春祭》《跨过半敞开的国门》，

文集《李岷视点》《飘在美国》《感受真美国》，教科书《美国律师说汉语》等专著。编导制作了十二集电视纪录片《飘在美国》、编剧二十集电视剧《律师楼的故事》。主编文集《心旅》《心语》《心叙》。参与编撰《共和国同龄人大典》《南加州三十年史话》。著有《美国加州地区华语使用状况研究》《浅析电视语言的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等理论专著。在中、美以及港台地区的报纸杂志上发表过近百篇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品并荣获十三项奖。是首位华人荣获“第六届美国亚裔传承奖媒体和影视奖”。2023年长篇小说《微时代 VS 青春祭》荣获“第二届世界华人影视文学奖”。

Maria Lixian Gee-Schweiger, Ph.D.,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was born in China and immigrated to America in 1992. Before immigrating to the U.S., she served at the Heilongjiang province TV station as a screenplay writer and editor for 11 years and has been a member of both the National Television Experts Association and Play Experts Association in China since 1987. After moving to the U.S., she taught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several American colleges for twenty years. She is the author of six books and numerous articles published in America, including “Viewpoints of LiXian” (2021), “The Hardship of Youth and Now” (2019), “American Lawyers Speaking Chinese” (2014), “Adrift Without Roots” (2005), “The True Feeling About America” (1998), and “Step Across the Half-Opened Country Door” (1997). In addition to her writing, Maria directed, wrote, and produced a 12-episode documentary film called “Adrift Without Roots” in 2003 and was the screenwriter for the twenty-episode TV series “Story of the Lawyer’s Building” in 2000. She also co-founded and chaired the American Chinese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For her extensive literary and cultural contributions, Maria has received a total of thirtee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awards. In 2009, she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American to receive the 6th Asian Heritage Awards in Media and Film, and she was the winner of the 2nd World Chinese Film & TV Awards by her novel “The Restless hearts” in 2023.

李岷长篇小说《无处安放》前言

时代的一粒灰

李 岷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我在2020年对横扫全球的新冠肺炎恐惧过，对美国的种族冲突困惑过，对社会的动荡茫然过……为了抖落心灵上沉重如山的这粒灰尘，我独自面对电视新闻咆哮过，面对家人怒吼过，面对思考哽咽过，然而新冠病毒却在不停地变异中延伸到2023年才悄然退场。

这期间我曾无数次落笔，想把自己的感受和所见所闻通过文学形式呈现出来，但是如何认识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带给全人类的灾难，我就要跳出“自我”，借助小说文本，通过群体形象，展现出疫情时代带给人类的焦虑和衍生出来的家国矛盾及冲突。

在创作中，我没有让这部长篇小说横跨三年疫情，而是起于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美国，止于2021年新年到来之际也没有结束的疫情。但是，这部书前后写了三年，也算是在疫情期间沉淀了三年。期间三易其稿，更换了三次书名，最后才明白为什么要命名为《无处安放》。

书中的故事以五位生活在美、中不同境遇下的华人为主线，通过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将故事情节交叉延伸至美国社会的各个阶

层，呈现出华人在2020年美国新冠疫情严重时所经历的由新冠病毒和社会动荡双重袭击下的困境：身份认同产生的文化焦虑、代际不同产生的思想分歧、种族之间产生的对立情绪、各阶层和党派产生的不同认知。尽管人物和情节属于虚构，但是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和细节描写尽量做到真实。

曾经有文学评论家说“创作者应该有力量用一句话概括出他或她要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的中心思想”，我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于几十万字的文学作品更不可能。然而完成了这部书之后，我发现自己可以用“独自站在爱与痛的边缘”这十个字来概括全书。

也就是说，面对集体记忆，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个体生命的体验；而对于个体的遭遇，又代表着时代和族群的共性。不论我们是否愿意面对，2020年生活在美国的华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新冠病毒的威胁和社会动荡带来的双重压迫。

书中的五位主人公李沙、薛大鹏、郭燕、向红和向阳，是我三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微时代 VS 青春祭》中的主要人物。《无处安放》延续使用了这五位主人公和他们相关联的人物和背景，但是中心事件完全脱离了上一部小说的故事情节，让相识了半个多世纪的五位主人公，在人生的阡陌中再度遭遇到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的人生挑战——

曾经在美国做大学教授的李沙，放弃了教职帮助丈夫扩建律师事务所，刚刚投入了资金便赶上了疫情。“居家令”不仅使他们的业务受挫，并且在如何处理疫情期间的社交活动及个人感情方式上产生了对立的情绪，动摇了他们相濡以沫三十年的婚姻根基。

曾经是美国生命科学家的薛大鹏，因“商业间谍罪”在中美两国都找不到工作，却因疫情参加了“纽约医疗志愿者”团队而被原公司

聘请为高级科学家研发新冠疫苗。然而最终他还是在职场和理想中幻灭。

曾经是五人之中唯一没有“返城”而留在“北大荒”的郭燕，却因女儿博士毕业后在美国成家立业而移居纽约。然而她刚刚与任职纽约警察的黑人女婿相处和睦，女婿却在执行公务时被枪杀，使她再度面对女儿孤儿寡母的悲惨遭遇。

曾经利用婚姻关系获得在美国居留权的向红，在疫情期间游走于前夫、前男友和单恋了半个世纪的梦中情人薛大鹏之间，在口罩贸易的惨败过程中，她在金钱和尊严、世俗与自我、虚伪与真情之中伤痕累累。

曾经与双胞胎妹妹向红都是中俄混血的向阳，经历了从“北大荒返城”到“下岗女工”，再到自由市场叫卖的小商贩，原已因生活的磨难看不出昔日的美丽，又因儿子贪污入狱、孙子在美国留学高中没毕业就回中国待业、与妹妹联手助孙子创建口罩生产线失败后，不堪于经济、肉体和精神上的多重压力，最终被疫情击倒。

五位主人公看似在友情、爱情、亲情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中承受着自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生动荡，实则在全人类都要面对的新病毒面前，他们每个人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他们的命运与家庭、种族、国家、阶层和政治理念密切相关：一个小小的口罩就将美中两国的疫情、民情、商情、人情和国情纠葛在一起，使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成为一个集体的记忆；一句“Black Lives Matter”的口号就可以使美国社会处于“打砸抢”的状态，让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惶恐于今生还要再经历一次美国的“文革”；一次总统竞选就能使“归化入籍”的美籍华人在两党之争中成为“马前卒”或“边缘人”；一个理念也能使家人和友人反

目为仇，造成家庭、社团和社会形成人与人对立的局面。

全书共十二章，一百一十节，近三十万字。

在创作方法上，我试图运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关照众多人物的性格特质；通过人物的肢体语言和对白呈现出行动进行时的客观视觉效果；以意识流的形式突出人物内心独白的主观认知；以场景转换的形式结构章节；通过五位主人公的内心冲突强化故事的戏剧性和张力；透过“抽丝剥茧”的人物关系和情节走向，将暗流涌动的矛盾冲突推向高潮。

简言之，本书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希望能够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展现疫情时代对人类生活常态的袭击，通过特定历史时期的宏大叙事，用文学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观照个体创伤、集体经验和认同建构这三个重要维度，期望人与人之间能放弃彼此的攻击和群体的撕裂，共同面对人类的困境与危机的良好意愿。

2023年4月18日于美国加州

李岷的长篇小说《无处安放》，敢于面对现实中的重大事件，以五个华人小人物的命运牵起疫情期间的时代叙事，力图以个人的创伤去抒写社会、族群、党派的撕裂和所筑起的鸿沟，表达出如何通过集体经验和文化经验去填平这些鸿沟的美好愿望。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作者通过文学形象的艺术表达，再现了特定时期的这种痕迹，为世界如何建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一个艺术家的精神探索。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顾问、
中国文艺评论（暨南大学）基地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蒋述卓

《无处安放》是一部望穿秋水作品，也是一部仰首问天之作。2020，你是人类的黑色记忆，你是多少人心中的痛。在那些用泪水和恐惧浇灌的日子里，我们都经历了什么，无论是集体的记忆，还是个人的记忆。疫情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所有的人以及他们的命运。时光虽然流转，但却无法告别这场旷世的灾难！作家李岷用她鲜活饱满的笔，“独自站在爱与痛的边缘”，用文学的力量让历史记住了那些可怕的撕裂和对立，尤其是那些淹没在时代洪流里“无处安放”的小人物，写下他们暗哑的灵魂，警醒着未来的世界。

——海外文学评论家、欧美影视协会会长 陈瑞琳

李岷是一位多才多艺、充满创意、勤奋努力、永不言倦的时代女性。她在写作、影视、教育等多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也是北美华文文学的重要推手，对海外华人艺文界贡献良多，令人敬佩！如今，李岷的新著——长篇小说《无处安放》即将面世，这是她一部具雄心魄力，书写新冠疫情大时代事件的重要作品。病毒的世纪浩劫仍未完全过去，这部紧贴时代脉搏的小说，值得大家期待！

——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副会长 陈浩泉

目 录

第一章	雄关漫道，隔着距离问候·····	1
第二章	小小寰球，一万个理由不够·····	41
第三章	暮色苍茫，颤抖的心更加迷茫·····	77
第四章	生死攸关，空中的一缕长线·····	111
第五章	只争朝夕，是否还有奇迹·····	139
第六章	横空出世，不堪回首的事实·····	161
第七章	弗远无界，爱在痛苦中龟裂·····	197
第八章	求其友声，信仰是爱的忠诚·····	235
第九章	天涯孤旅，成长更加无语·····	277
第十章	万户萧疏，拿什么与你相处·····	305
第十一章	西风漫卷，心痛得无处躲闪·····	349
第十二章	谁主沉浮，是行者无疆的孤独·····	385

无处安放

第一章

雄关漫道，隔着距离问候



1

走下飞机，横跨澳洲飞回美洲的李沙，带着飞行和转机将近十八个小时的疲惫，跟在先生汉斯的身后，站在美国洛杉矶机场的滚动电梯上，缓慢地接近海关入境通道。

“姐——，姐——”

李沙听到身后有人大呼小叫地用汉语叫着“姐”，她本能地把身体从自己的先生汉斯的身后移到身前，似乎汉斯高大的身躯可以像墙壁一般地把病毒挡在身后。

唉，这趟旅行落下了这么个病根儿，见到亚洲人就心慌，听到说汉语的人就想躲；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对，可就是控制不住这种下意识的举动。李沙这样想着，就不由自主地用手按了按覆盖在脸上的口罩，特别是镶嵌在鼻梁上的那块小铁片，她按了又按，唯恐病毒从留有缝隙的地方钻进来。

唉，人算不如天算！

上个月是她和汉斯结婚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他们从去年底就开始筹划到澳洲乘邮轮庆贺他们的“珍珠婚”。其实，他们并不是每年都这样大费周章地举办结婚纪念日，只是自从李沙得知“珍珠婚”是代表夫妻感情历久弥新、风雨同舟三十年才蕴育出婚姻生活温润的寓意，她便说服汉斯放下手中的工作，挤出三个星期的时间去澳洲度假纪念他们的三十周年。

然而，去年底刚交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邮轮的全款以及从美国去澳洲的机票，“武汉出现了像2003年SARS那么严重的病毒”便成为美国华人社交圈中的主要话题。尽管她也参与了美华文教基金

会为武汉募捐医疗用品的活动，但是她想从没想过这个病毒会影响到她的澳洲之行。

临行前，她的注意力都投放在准备行装和帮助汉斯把律师事务所的文案分门别类地储存到电脑里，以便汉斯在旅途中也可以与另一位律师跟进案子的进展情况。忙完了办公室的事情又要大费周章地考虑两个人长达三个星期的行装。

由于美国的二月是澳洲的八月，从冬入夏，一路要乘机、乘车、乘船。当李沙煞费苦心地把春夏秋冬的服装和用品都塞进两大两小的行李箱时，才惊觉“Wuhan Virus”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亚洲、欧洲、美洲、澳洲都开始跟踪本国被感染的人数和程度。临到他们要启程时，电视画面上标志着感染地区的红色，已经星罗棋布地点缀在整个地球上。

去？还是不去？这个问题随着隔离在日本外海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疫情日益严重，她几乎每一天都要问自己这个问题。特别是到了最后几天，当她听说“钻石公主号”上已有六百多名感染者，并有两名死去的新闻时，她觉得在死亡面前，“珍珠婚”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光泽和魅力。她劝说汉斯取消行程，即使损失了机票和邮轮的钱也不能拿性命去冒险！而汉斯却认为她小题大做。

小题大做？我们差一点就回不来了！

从澳洲登机之前，她从电视上看到洛杉矶国际机场由于美国政府宣布暂停欧洲到美国的所有旅行，第二天就出现了大批从欧洲返回美国的乘客，把边检大厅堵塞得水泄不通。由于机场边检人力不足，成千上万的乘客滞留在大厅内几个小时都不能入关……尽管新闻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把限制入境的航班分散到美国十三个国际机场进行检疫，缓解了洛杉矶海关的客流量，但是她从滚梯上往下看

依然是密密麻麻的人流，使她感到通往机场海关大厅的四个滚动电梯，像几辆超载的旧卡车，带着拥挤不堪的人流和大包小裹缓慢地至上而下地踽踽前行，让她想起中国“春运”期间人山人海的火车站。

这是她来美国三十年从未见到过的场面，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是置身于美国机场。最让她不安的是，在这么拥挤的环境里，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戴口罩！

她下意识地脖子上的衣领往上拽了拽，后悔自己乘飞机时只考虑到舒适和好看，没有把戴帽子的风衣穿在身上。否则可以把自己捂得更严实一些。

毕竟六十岁了，属于这次病毒感染的高危群体。她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把脖子又往衣领下缩了缩。

她穿的是一套质地柔软、腰身紧致的白色运动服，短而窄的上衣恰到好处地卡在她的腰际，显得两条腿特别修长。不知是常年教书站立的原因，还是她十几年做瑜伽的习惯，总之从侧面和背面看她，黄金比例的身段加上笔直的腰板儿，再加上后脑勺高高束起的“马尾头”的发梢在白色运动服的衣领上晃来晃去，竟也晃出几分青春的朝气。不过正脸看她的时候，尽管半张脸都被口罩遮住，横贯在前额的几道抬头纹和眼角上若隐若现的细小皱纹还是能看出岁月不饶人的痕迹。特别是白色口罩遮住了鼻子和嘴巴之后，眼睛便成为脸部最生动的部分，成倍地放大了目光中混杂着人生积淀下来的厚重感，仿佛像一层层薄雾把喜怒哀乐叠加在一起，如大树的年轮清晰却胶着在一起，难以轻易判断出她的实际年龄。

她的身材与年龄就像她的英文名字 Elizabeth 一样，亚洲人的面孔起了一个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样的名字，许多次她向第一次

见面的人介绍了自己的英文名字后，人家还是要追问她的真名是什么？李沙。她说。由于英语没有平仄四声，“李沙”听起来又像英文女性名字 Lisa，结果越想解释越解释不清楚了。

其实原因很简单。父亲在她出生时给她起名叫李莎，文化大革命时担心与英国的“伊丽莎白”、俄国的“喀秋莎”这些封资修的名称沾边儿，就把“莎”字换成了同音字“沙”。当时李沙还小，觉得“沙”字比“莎”字少了三个笔划，好写，还挺高兴。可是“文革”结束后，她考取了师范大学中文系，在阅读世界名著时不论是看到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娜塔莎，还是美国名著《小妇人》的作者露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名字，她都觉得有一种失之交臂的遗憾。偏巧，三十年前跟汉斯结婚时，汉斯因为她的中文名字有个“沙”字联想到“伊丽莎白”，她也因为“Elizabeth”译成中文有个带着草字头的“莎”字而欣然接受。

然而，这次旅行回来，她对护照上的 Elizabeth 没有像以往那样笃定，甚至还怀疑起自己当初起了这个英文名字的动机！

动机？李沙感觉到自己在口罩后面苦笑了一下，但又不能确定那种好似从苦胆中涌动出的苦涩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

这时，她发现站在汉斯身后的两名戴口罩的亚裔老人，他们在拥挤的队伍里刻意地空出了一个人的距离，与没戴口罩的汉斯拉开了空间。李沙赶紧从手袋里掏出一个崭新的医用口罩递给汉斯，但是汉斯连头都没有低一下就固执地摆手拒绝了。

“德国佬！”李沙内心翻腾出一种不满的情绪，但是她没有让这三个字脱口而出。

汉斯的确是德国血统，只是从他祖父母那一辈就移民到了美国，他是第三代德裔美国人。虽然他有德国人的血统，却从不认为自己跟

德国有什么关联，所以当初李沙戏谑地叫他“德国佬”时，他总是严肃地更正他是美国人。原本李沙叫他“德国佬”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负面的意思，只是认为他的性格比较内向，做事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很像大家对德国人的评价。可是后来她不在汉斯面前用“德国佬”这三个字后，反而在汉斯遇事态度执拗的时候，总会忍不住地在心中嘀咕一句。

如果说李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的话，那么汉斯就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得更加老成。他和李沙一样今年刚过六十岁，但是律师的职业使他喜怒哀乐的心情很少流露在脸上，所以他的高大身材与不苟言笑的表情常常会给人一种错觉，觉得他高不可攀。与他生活了三十年的李沙试图改变他的这种表情，但是没用，他说一不二，从不为讨好任何人做出任何改变。最初李沙担心他这样的性格没有客户，但是她很快就发现汉斯说一不二的执拗性格，反而使他在同行中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只要他对客户做出了承诺，他就会不遗余力地为客户争取利益，绝不给自己任何改变初衷的借口。可以说，李沙对自己先生的性格虽有不满，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欣赏，这也是他们结婚三十年相安无事的根本原因。

李沙没有再坚持让汉斯戴上口罩，因为她知道再坚持就会重复在澳大利亚遭遇到的不愉快。

这一路哪是度假，简直就是自我流放！李沙的心情再度跌落在旅途中的不愉快中。

自从登上去往悉尼的飞机，她就纠结在是否戴口罩的问题上。不仅与汉斯争论，也跟自己较量。起初她不明白汉斯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口罩耿耿于怀，不论她怎么说，就是不戴。最让她生气的是，每次争吵都从“戴不戴口罩”开始，最后又以她“摘掉口罩”结束。

整个旅程都是在这个怪圈中循环，使她有一种真理被谬误裹挟的挫折感，说不清，道不明，理还乱。

从美国洛杉矶飞往澳大利亚悉尼的飞机上，李沙把事先准备好的口罩递给汉斯，汉斯接过后没有戴到脸上，而是揣到了衣兜里。这个举动使李沙非常不满，但是环视了一眼坐在前后左右的乘客没有一位戴着口罩，她便放弃了说服汉斯的想法，并且在用餐之后把自己的口罩也放进了手袋里。

飞机落地悉尼机场后，李沙在熙熙攘攘的安检大厅里再度把口罩戴上。尽管她心里嘀咕着“与世界各地的旅客擦肩接踵，谁能保证就不碰上被病毒感染的人呢”，可是机场大厅的高音喇叭每隔几分钟就用英语、粤语、普通话通知旅客中国出现了“Wuhan Virus”，让大家严加防范，如果发现病毒携带者禁止入境等等，让戴口罩的李沙在不戴口罩的人堆里显得特别得另类，好像彰显着西方文化中“只有生病的人才戴口罩”的理念。为了确保顺利入境，李沙只好把口罩再次摘掉。

在悉尼码头登邮轮时，李沙在几千人排队通过邮轮海关时再次戴上了口罩。

也许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开始限制中国游客入境，并且邮轮也通报了30天以内去过中国的人不能上船，所以等待在码头上登船的人群里，真的就没有几张亚洲人的面孔。

在寥寥无几的亚洲人面孔的人群中，李沙最终还是摘下了口罩，因为她在等待通过邮轮海关的队伍中，看到一对说着粤语的老夫妻前后空了很大的空间，明显是排队的人要与他们拉开距离，而他们的特征就是亚洲人的面孔和脸上的口罩。

这种刻意保持的距离让李沙再次感受到戴口罩的压力，她悄悄

地把口罩摘下攥在手中——既然遥途路远地来了，就不能因为任何误解错过十四天的邮轮！

可是当长长的队伍进入大厅形成十几个“人贴人”的队列时，李沙几乎不敢在人堆里呼吸，屏住气到实在憋不住的时候，把手中的口罩挡在嘴上长吸一口气，然后在没有口罩的情况下，尽量不呼吸或弱化吸气。

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那之后，“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就像幽灵般地跟随着这次“珍珠婚”的全程。

珍珠婚？谁起的这么一个不堪一击的名字？三十年啊，人生有几个三十年？又有多少人能够将婚姻保持到三十年？如果让我命名，最好叫“聚乙烯”，抗折腾！

这时，滚动电梯已经到底，李沙没有像往常那样转身等待汉斯一起同行，而是目不斜视地拖着手中的拉杆箱，自顾自地随着人流朝办理入境手续的通道走去。

我是在向汉斯抗议吗？李沙很想看看汉斯是不是跟在自己的身后，但是她克制住自己不要回头。

“姐——”一声呼叫在李沙的耳边炸响，随着就是肩膀上的一击。

李沙惊讶地看着拍打自己的人，用狐疑的目光望着这位浑身上下捂得密不透风的不速之客。这个人的鼻梁下半部是高高鼓胀、带有过滤器的防毒口罩；鼻梁上半部是上下左右都被捂得严严实实的防护眼镜；前额用棒球帽儿遮住，两耳被风衣帽子挡住，就连脖子也用丝巾绕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双手还戴着蓝色的胶皮手套。可以说，这个人的全身上下包裹的肌肤一丝不漏，连性别都要靠声音去猜测！

“你是——”李沙迟疑地问道。

“咱们才分手一年多，你咋就认不出我来了呢？我是郭燕啊！”人高马大的郭燕粗门大嗓地又拍了李沙一下。

“哎呀，是燕子啊，你捂得这么严实，我上哪认出你来呀！”李沙惊喜地搂抱了一下郭燕。

“姐，我在微信中看到你和姐夫去澳大利亚啦。你说咋这么巧呢，咋让咱姐俩儿在这儿碰上了呢？”郭燕一手拖着行李，一手拉着李沙的胳膊开心地摇晃着。

“燕子，你不是回国了吗？你怎么会在这儿？”

“可别提了，还不是绿卡累赘地！我跟闺女说不要绿卡了，反正十年签证也方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可是立志怕她爸走了我一个人在北大荒孤单，就坚持让我把绿卡办利索喽。我寻摸着自己也这么个闺女，不靠她靠谁？我就把国内的房子给卖了，今后也好消停地在美国带外孙子养老……唉，人算不如天算，我正要卖房子，武汉的疫情就开始了。我还没把房屋过户手续办利索，美国这边也开始感染了。立志早就催我赶紧来美国，怕断航进不来，可是我总得把卖房子事情整利索吧？这一来二去的就耽误到这咎。要不是立志买了高价机票让我从第三国入境，现在没准还真的进不来了呢！”

“Hello，燕！”在乱糟糟的人群中挤到李沙身旁的汉斯跟郭燕打了一个招呼。

郭燕看到汉斯也不见外，上前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没有思想准备的汉斯，差点儿被捂得严严实实的郭燕撞了个趔趄。

李沙忍俊不住，笑了。

“姐夫，你咋不戴口罩呢？这多危险啊！”郭燕说着就开始在装得满满登登的某箱包品牌赠送的巨大尼龙袋子里翻找了起来。

此时海关大厅的工作人员指挥着从不同航班入境的乘客到指定的大厅办理入关手续，并且强调从中国和欧洲入境的乘客要到指定的地点进行防疫筛查。

“燕子，你从欧洲转机，又是从中国来的，你赶紧跟那些人去办理防疫检查吧。”李沙见郭燕对广播里的通知毫无反应，这才意识到她没有听懂英语。

“澳大利亚不是欧洲吗？你们咋不用检查呢？”郭燕停住翻找东西的手，表情诧异地向李沙问道。

“澳大利亚是澳洲。你赶快去吧，别耽误了去纽约的航班。”李沙笑着说。

“可不是咋地。姐，等我到了闺女家再跟你联络。姐夫，你要戴口罩啊！”郭燕大呼小叫地拖着拉杆箱，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消失在人流中。

出乎李沙意料的是，美国机场并没有像传说中说的那样要量体温和要求戴口罩。举目四望，除了机场工作人员都戴着口罩，其他戴口罩的人大多都是亚洲面孔。

说也奇怪，尽管大多数人都像汉斯一样没戴口罩，但是李沙提心吊胆了二十几天的心情却在这一刻像一块干面包侵入水中后的蓬松，紧绷的心情在一点一点地放松——她很高兴美国机场没有像悉尼机场那样用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用英语、粤语和普通话提醒旅客病毒来自于中国……尽管她明白全球都在防疫，强调病毒无可非议，但是把 Virus（病毒）与 China（中国）放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地在机场各个角落响起，作为三十年前还是中国人的她，心中很不舒服。

“Welcome home.（欢迎回家）”当海关人员例行公事地将检查

过李沙的美国护照又递还给她的时候，李沙真的有一种回到家的感动。她在通往提取行李的滚动电梯旁等候着汉斯通关。那一刻，她有一种错觉，似乎她和汉斯“珍珠婚”的庆典，此时才正式开始。

2

等待在非美国居民入境队伍里的郭燕显出极度的不安，一方面是她穿得太多，身体捂得太严实喘不上气，一方面是她心里不踏实，担心海关的盘查。

临来时，女儿立志再三嘱咐她别乱说话，虽然她有绿卡，但是如果回答不当，还是有可能被拒绝入境原机返回。

花了双份钱买的机票，我咋地也不能白白浪费了这笔钱！我难保不说错话，可是我不说话可以吧？就我这岁数啦，不会说英语你能把我咋样？不论你咋问，我就是一笑：No English.

让郭燕没想到的是，这次入关与上次不同。海关人员见郭燕一个劲地说“No English”，就找来会说汉语的工作人员，并把她带到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问话。

这样的小房间被许多华人称为“小黑屋”，入关时都怕被海关人员带到那里，因为那预示着入境美国时遇到了麻烦。不过“小黑屋”并不黑，日光灯把房间照得很亮，并且离海关窗口也并不很远。可是郭燕看到自己脱离了大排长龙的入境队伍，被女海关单独领进小屋时，她紧张得汗流浹背。特别是当身穿制服的女海关让她把护目镜、口罩和帽子都摘掉的时候，她闻到自己捂了十几个小时的身体，连冒出的热气都带着一股酸臭味，这使她更加不安起来。

“别紧张，我们就是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女海关客气地让郭

燕坐下。

“我不是紧张出汗，实在是太热了。十几个小时戴着这些玩意儿真不舒服。”郭燕见女海关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并且还带点儿东北口音，就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抑或是要拉近，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你也是从中国来的吧？东北人，对不对？咱们是老乡啊，我是哈尔滨人。”

“您来时去过武汉吗？”女海关没接郭燕的话，单刀直入地问道。

“我，我这次回国哪儿都没去，就呆在北大荒啦。我们那旮沓没听说有人传染上病毒。”郭燕机警地回答说，“你别误会，我是怕传染上病毒才把自己捂得这么严实。”

“您来之前接触过武汉肺炎的病人吗？”女海关的口吻越加严肃。

“我来美国是要带我大外孙儿的，要是我接触过有病毒的人，那还不是害了我大外孙子？”郭燕的神情也随之严肃起来。

“您外孙子多大啦？”三十多岁的女海关眼睛一亮，语气开始柔和。

“两岁零三个月！一岁的时候就会叫我姥姥啦。”郭燕捕捉到女海关的眼神，故作轻松地补充了一句。

“好吧，祝您一路顺利。”女海关似乎想说什么，但是欲言又止，只是公事公办地把护照还给了郭燕。

尽管女海关不苟言笑，但是她却尽职尽责地帮助郭燕办理了入关手续，又把她带到检疫的指定地点才离开。

往常旅客办理完入关手续便可以去提取行李，可是这次却要大排长龙地等待着检疫人员测量体温。郭燕担心自己穿得太多影响到

体温，便赶紧将刚刚全副武装上的眼镜、帽子、围巾和口罩统统装到随身携带的大布袋子里，但很快她就发现同机来的人都戴着口罩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她又赶紧从兜里掏出一个轻便的一次性口罩戴到脸上。

测量体温的速度很快，工作人员把一只塑料枪似的温度计朝旅客的脑门一晃，只要不发烧就算过关。当然，工作人员还会询问几个问题，和那位女海关问的问题差不多，并且可以用中文对话。

有了“小黑屋”的经历，加上郭燕对国内疫情症状的了解，她对检疫人员询问是否有发烧、咳嗽和身体无力的症状便毫不犹豫地一概说“No”。

前后问话耽误了郭燕一个多小时，当她完成机场对旅客的医学评估并被告知“到达目的地最好居家两周自行隔离”之后，她急忙按照机场的规定，把从国际航班提取的行李推到转机指定地点托运后，一路小跑地朝着飞往纽约的登记口跑去。

“顺利过关！”她在登记口给女儿立志发了一条短信，然后又把来时的防护镜、防毒口罩、帽子、围巾把自己再次包裹起来。

3

在洛杉矶机场的国际厅大门外，有几个临时的停车位，是为接送旅客的车辆准备的。通常停在这里的车接完人就走，不会超过两分钟，而此时有一辆老旧的灰色丰田车一直停到保安要开罚单时才悻悻地离去。

“李沙，我是薛大鹏。我知道你们的飞机已经降落。不急。保安不让我在临时停车位呆得太久。我再去转一圈儿，你们出来后就

在大门外等我。”

薛大鹏稀疏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的一副金丝边眼镜使他既有学者的风度又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老年迟暮，加上一辆旧车和一个过气的 iPhone6 苹果牌手机，尽管他在通话时显得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但是当他关上手机开车前行的时候，挺直的腰板弯了下去，苍白的脸上是无神的目光。

被岁月侵蚀得黯淡无光的丰田车在机场环形车道上慢悠悠地开着。薛大鹏打开了车里的音响，车厢内顿时响起牧师用中文高昂地布道宣讲：……耶稣是我们的牧者。虽然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就一生一世必有恩惠，直到永远。

阿门！

薛大鹏像大多数基督徒那样，牧师每说一句话，他都会高呼一声“阿门”。不过，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迟疑和羞涩，毕竟他加入教会还不到三个月，正在强迫自己能够如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样，要发自内心地感谢上帝赋予他的恩典。

“阿门！”他像练习似地大声地在车里喊着，几乎淹没了收音机里牧师的声音。

年过六十的薛大鹏为自己依然保有清脆、高昂、富有磁性的声音为之一振：上帝为你关上了一道门，又会为你敞开一扇窗！他这样想着。

那是2020年的新年前夜，当他想起前一年在李沙家与几位北大荒的“兵团战友”辞旧迎新、第二天大家便各奔前程的情景，他的心情再次跌至低谷：真快，转眼又是一年！唉，这一年自己像个孤魂在美国各地和美中两国之间寻求就职的机会，但是一年多前因“商